

清华四大导师

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

——陈平原

清华

大师中的大师

邵盈午 著



一个大师的黄金时代
一个不可复制的学术神话
一段引人景仰的传奇岁月

东方出版社

清華四大集

邵盈午手書

邵盈午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邵盈午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060-3455-5

I.清… II.邵… III.①王国维(1827~1927)-教育思想-研究 ②陈寅恪(1890~1969)-教育思想-研究 ③梁启超(1873~1929)-教育思想-研究

④赵元任(1892~1982)-教育思想-研究 IV.G40-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1307号

清华四大导师

著 者：邵盈午

责任编辑：刘丽华

特约编辑：姚 恋

封扉设计：奇文云海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6

印刷：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网址：<http://www.peoplepress.net>

版次：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2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22.5

印数：8000册

字数：342千字

书号：ISBN 978-7-5060-3455-5

定价：48.00元

目 录

绪 论

- 一、煌煌上庠
——兼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始末 3
- 二、“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校长之谓也。” 20

梁启超

- 一、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
——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39
- 二、清华园里奋著书
——梁启超学记 50
- 三、庭训早启，英华发外
——梁启超的家学渊源 64
- 四、梁启超的“清华缘” 71
- 五、梁启超的文化理念与教育思想 86

王国维

- 一、应聘清华国学院 101
- 二、王国维的家学渊源 108
- 三、要为“浙学”张一军
——王国维学记 113
- 四、作为“导师”的王国维 128
- 五、“名人效应”
——王国维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学术演讲 141
- 六、五十初度 145
- 七、学人之死 152
- 八、王国维何以“自沉”? 163

陈寅恪

- 一、推轂高谊成佳话 185
- 二、初入清华 190
- 三、“我家江水初发源”
——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求学历程 212
- 四、吾侪所学关天意
——学贯中西的陈寅恪 220
- 五、“教授的教授” 236
- 六、碑铭一出莫群咩 256
- 七、一生负气成今日 261

赵元任

- 一、赵元任的家学渊源 272
- 二、越洋眼放一重天
——赵元任的海外求学历程及其启示 276
- 三、语言奇才 284
- 四、大师与“好玩” 288
- 五、赵元任力荐金岳霖带给我们的启示 291
- 六、龙象一时尽大儒
——赵元任与清华国学院 293

余 论

- 一、大师之“大”
——四大导师的价值追寻、学风特点与人文意境 303
- 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文传统、历史影响、当代启示
与象征意涵 309
- 三、对当今教育现状、教育体制改革及创建一流大学的
片断思考 323
- 四、清华薪火一脉延 347
- 后 记 351

绪 论

21 世纪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许多事情“迅速成为历史”，大师丛生的时代已然消逝。那些生活在 20 世纪的大师似乎有着“永远”的影响，却也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与今天的距离如同 19 世纪那般遥远。他们的身影逐渐遭到话语尘土的遮蔽。“把当下看成历史”，遂成为一种颇为学界认同的实用眼光。于是，不少有识之士痛切地看到，在这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不少曾是“纯文学”的读者变成了热衷于话语娱乐的文化俗人；在商品社会的利益驱动下，不少学者、作家变成了在钱币中打滚的庸人。经典文化的原创性、神圣性与永恒性正遭到空前的消解，失重的话语变得轻盈起来，像泡沫一样被大量复制，堆积在日益膨胀的话语空间里。随着话语的碎片化和媚俗化，学者和作家的的工作似乎已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无须“致虚极”、“守静笃”，也无须通过长期修炼达至一个人文学者所独具的灵悟力与高贵激情，只需撷拾时下新兴的理论、新潮，然后将其纳入文化生产的专业流水线，用时兴套路将其整合为某种既定模式；或者沉浸在一种纯私人化的感觉空间里，从历史与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将其拼贴到“文本”中，藉以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分和解的现状。不少有识之士对当下学坛这种由人文精神衰颓而导致的普遍低迷势态，深感无奈和悲观。其实，这种“定见”未必就是“正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近年来

出版的有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书籍的发行数量日益上升，颇有洛阳纸贵之势，这一点恐怕就连这些“先知先觉”的文化大哲们生前都未曾逆料到——作为清华四大导师的王国维、陈寅恪，生前皆“寥落终怜吾道孤”，尝一再慨叹“至道终难求至解，横流只合问吾身”，用当下的话说，他们皆非引领潮流、赫赫扬扬的“公众”人物，——惟其如此，他们生前的“寂寥”与身后的“热闹”，才变得更加耐人寻绎^①，才更足以表明：时间所具有的颠覆与“正名”的奇异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在它的面前，那些在时代的喧嚣声里最显眼、最时尚的往往与“不朽”相去甚远；而“永垂”的却是那些生前并“不求闻达”的超逸之士，他们倾尽毕生之力，扶发民族睿智，采汲异域精华，在文、史、哲诸多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蔚为近代学术之巨观。文史载笔，正宜大书深刻。

——由是我们不能不深自惊叹，时间所积聚的能量一如山洪暴发，冲刷掉的只是腐土、沙砾，而那些坚硬挺拔的岩石反倒更加袒露出雄奇的英姿。从清华四大导师身上，我们不是分明看到了“岩石”那“雄奇的英姿”吗？因此，我们理应深信，时间确实具有筛选、淘洗的功能，它终究会将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留存下来。

让我们重新回到“清华国学研究院”，进一步深入了解与领悟清华四大导师作为一个“大师群”的个体风采、学术生涯、传承脉络、价值追寻、生存智慧以及深邃的人文意境，藉此不惟可以窥察百年中国学术思潮暨学术演化的宏观脉络，亦可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省、文化重建与教育体制的改革、人文精神的提升提供不竭的动力资源。笔者将罄力发掘蕴藏在大师们身上的价值内涵，并使他们在当代生活中不断地产生价值效应。

①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的接受语境而不仅仅取决于四大导师本身。四大导师之所以备受瞩目，首先与当代人的文化思考直接叩合，与当代人对清华人文传统中断、人文精神流失而进行的思归和呼唤有关——中国教育的改革，除了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外，还需要回顾和反思，需要到传统中去吸取有益的资源——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创新，也需要借鉴过去那种优异的传统和学风。

一、煌煌上庠 ——兼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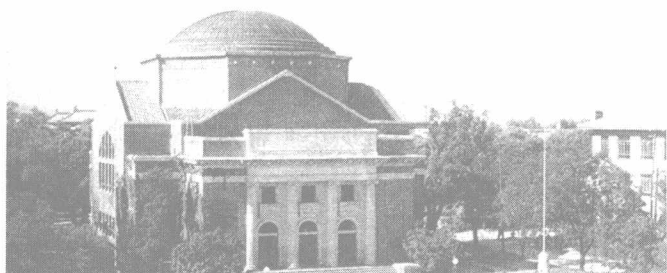
作为飘香海内外的一流学府，清华大学堪称培育硕儒大师的摇篮，在1920年代极负盛名。在这里，黉宇巍峨，霞蔚云蒸，名儒宗匠，灿若列星。在“水木清华”的早期建筑物——大礼堂中所高悬的那块“人文日新”^①的匾额，历劫犹存，顽强地昭示着一种毓德树风永葆厥淳的清华传统。事实证明，清华大学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不惟体现在为近现代培养、造就了如此之多的栋梁之才，更重要的是为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与“学统”，力倡中西文化的会通与兼容，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基于这一语境，有必要重新回顾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虽说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它已然是一个业已陈旧的历史名词。但最近却成为不断被学界提起的热门话题，较之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声华益著。细究个中原因，笔者认为：这不仅在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本身是一个充满悬念、颇带传奇色彩且特别适宜讲述、足可寄寓各种学术情怀的“完整故事”，易于为后人传诵。更重要的在于：昔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蕴蓄的价值意涵，确有不少值得我们大力发覆、借鉴。历史的可悲之处往往在于：它要么被虚无主义所践踏，要么被实用主义所掠夺，但历史的生命力总是潜在的或暗伏的，它不可能被“客观地”重建，而只能在现实的需求中象征性地复活。因此，我们无须回避对“历史”的当代阐释。我们在今天之所以重提清华国学研究院，重提四大导师，无疑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当下语境与现实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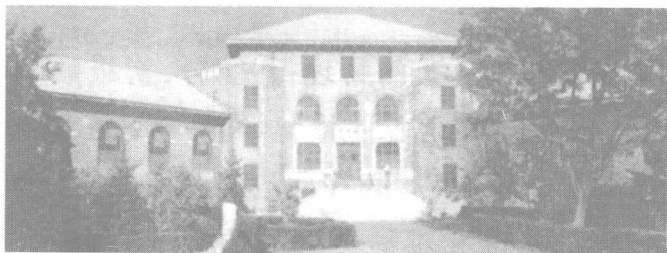
下面不妨从根柢上谈起。

清华大学的历史，溯言之，当源自上世纪初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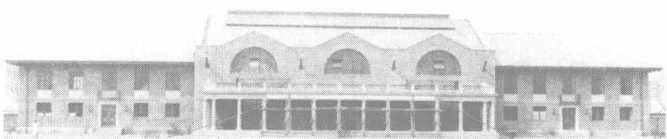
^① 出自《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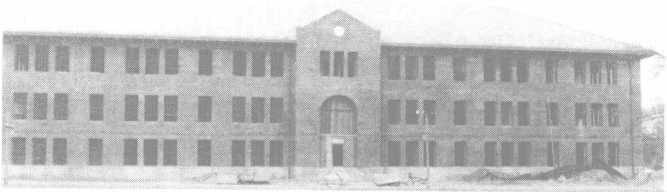
早年的清华大礼堂



1930 年的清华图书馆



1920 年清华学校的科学馆大楼



1919 年清华学校的体育馆

早年清华建筑组图

早年的清华园几乎一切以美国大学为标准，这一时期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的设计图样均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是故，英国哲学家罗素 1920 年来清华参观以后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



1868年，清末出国考察团在蒲安臣（中立者）的陪同下访问美国，双方签署《中美续增条约》，承诺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可获优惠待遇。

庚子赔款创办的“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①1909年8月，经外务部与学部奏请，内务部将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并拨款修建馆舍。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与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办公，由于留学规模扩大和人数增多诸因，校名又先后改称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因校址设在清室遗园——清华园而得名。是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中国教育史上的崭新一页由此揭开。

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隶属北京政府外交部管理。此后每年逐批派遣毕业生赴美留学。办学上主要袭用美国方式，英语成为

① 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入京，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其中有按中国人口每人1两白银，向各列强国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共达9亿8千万两）之内容。其中美国分得3200多万两。美国分得赔款，减去实际损失费用（包括军费、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财产），尚余1100余万美元。时清朝驻美公使梁诚翻阅美国政府的一些密案、文件，又根据美国国务卿约翰承认索赔过多之言论，遂要求美方核减退还，将所退款项为遣派游学之用。1908年，美国政府正式同意退款并专用于遣派留美学生。其中有一细节，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致函当时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其内容最早披露在一本名为《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的书中，内云：“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我们现在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从此信可见美国“退款办学”的真实目的。



曹云祥

曹云祥 (1881—?), 1922 年 4 月至 1928 年 1 月出任清华学校校长。担任此职 5 年多, 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完全大学的计划。在任期间, 主持办起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延致通儒, 如本书所论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等, 使中西文化相沟通, 大大提高了清华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学校的通行语言, 甚至连早期校歌也用美籍女教师所写的英文歌词。是故, 当英国哲学家罗素到清华参观时 (1920), 竟有“恰像是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①之感。在清华学校初创时, 对人文的重视远逾科技。民国十一年 (1922), 曾任民国政府外交官的曹云祥接任第五任清华学校校长。1925 年, 经外交部批准, 创办大学部、国学研究院, 始向完全之综合性大学过渡。其内部则改组为三部分, 即由原先只有留美预备学校这一单一体制, 扩建为拥有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研究所这三个部分。1928 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25 年 5 月, 大学部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 共录取学生 100 人, 实际报到 93 人。1926 年, 大学部共设立 17 个系, 其中已开出课程的有 11 个系, 即国文、西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工程诸系; 未开出的课程是哲学、社会、东方语言、数学、体育、音乐诸系。至此, 清华大学的初步基础开始形成。迨至 1930 年代, 清华大学已然跻身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 故有“中邦三十载, 西土一千年”之誉。屈指算来, 清华的历史已近一个世纪, 它的创建和出现无疑是中国现代教育、现代学术与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奇观和事件。盛名所披, 灵气所钟, 清华大学

^①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 载《资料选辑》, 第 71 辑, 1980 年 10 月版, 第 179 页。

遂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吸引着无数莘莘学子奋力跳龙门之理想王国，据相关资料显示：在现当代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一大批卓异的精英人物，沐受清华培养教育的，难以悉数；至于自然科学界的巨擘硕学，亦大多出自清华。

下面着重谈谈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学堂在创立之初，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在校则以学习英文与欧美文化知识为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2年秋，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此乃我国大学设研究所之嚆矢^①，亦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创立提供了契机。时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之委员的胡适，不失时机地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建言，“中国办大学，国学是主要的”，“办研究院首先应办好国学门”，希望清华亦设同样的研究机构，并拟代为推荐教员。^②

受此影响，加之社会上不断有批评清华教育过于洋化之弊的声音传来，曹云祥遂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并于1924年5月发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其意“约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理），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又虑以“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本校有鉴于此，因念大学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凡国内外大学毕业生，与现任教育事业，或闭户自修，而有相当之学力者，入院肄业，分门研究，冀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事难责重，所不敢辞，亦本校尽力国家、服务社会之微意也”。此即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的缘起与初衷。

^① 但北京大学研究所成立后，由于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北京地区八所国立学校经费困窘，教师常常不能及时领到工资，弦歌时辍。惟清华学校因辖于外交部，经费充足，故能成事。

^② 参看《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揆诸后来的史实，足徵曹云祥对于声名赫赫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名称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确有擘划之功。^①他显然充分考虑到清华学校一直以来专以教授西学的历史事实，而如何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实乃教育的当务之急。

1924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限于当时的财力、人力及研究方向，筹备人员经过认真研究，最终决定先设“国学门”一科，此即后来被社会广泛称道的国学研究院。

为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曹云祥吸收英国牛津等世界著名大学实行导师制的经验，对国内外学人进行了广泛物色和严格选拔，并于1925年2月，专门成立了“研究院筹备委员会”；考虑到吴宓的学术建树以及与学界良好的人脉关系，遂请其出任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此举可谓“知人善任”。

吴宓在筹备国学研究院成立的过程中，可谓恪尽职守，厥功甚著。甫就任，他便拟订出章程，决定先作“国学”一科，其《研究院章程缘起》一文，揭橥创制之旨：

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今年即新设大学部，复以地处京师西郊，有交通之便，而无嚣尘之烦，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

^① 1924年，曹云祥曾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于是，“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蓝文徵《清华大学研究院始末》）同年，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亦大力标举中国的书院，以期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似非偶然。

名实之繁颐，前人虽有纪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至于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

接下来，《研究院章程》又具体申明了阐释国学研究院的宗旨、组织、科目及办院目的：

一、宗旨 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二、组织 本院为清华学校之一部，经费及设备，均暂不另划分。清华学校校长总揽本院一切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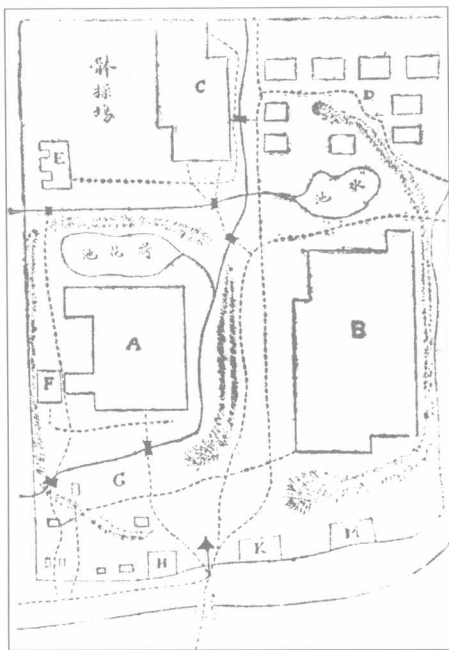
三、科目 本院拟按照经费及需要情形，逐渐添设各种科目。开办之第一年（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身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据此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日的演说词中，进一步强调了国学的特点及国学研究院的地位与性质。

要之，学者必致其曲，
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
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
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

1911年清华校园平面图

A：办公室；B：高等科讲堂及校舍；C：中等科讲堂；D：洋教员住所；E：医院；F：华教员住所；G：同F；H：稽查处；K：收发处。



力所能成就。……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研究院之地位：（一）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二）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研究院之性质：（一）研究高深学术；（二）注重个人指导（详细办法，均见“研究院章程”中）。惟其如是，故不惜经费，布置种种，专为少数人谋研究学术之利便，学生名额极少，又复从严考试录取，期望甚大，所谓在精而不在多也。

凡此所言，足徵清华国学院在创立之初，确有明显的仿照古代书院与英国大学的办学模式。^①尤其是前者，是清华国学院相当特殊的一点。尽管自清末推行新式教育以来，书院笼统而不分科的教学模式屡遭时人诟病。但“书院可存”之语^②，犹间或闻之，且大多出自名宿硕彦之口。毕竟，中国传

① 这一点在对教授、讲师的资格认定务求国内硕学重望及教授教徒的方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清华国学院敦聘国内硕学重望，必具以下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时间内获益至多。今幸得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诸先生为教授讲师。（陈教授须明年二月到校）诸先生为通国人之所熟知共仰，无须赘词介绍。研究院前途之声望与成绩，悉为诸教授讲师之学问指导，与学生之进修研究工夫是赖。本人（指吴宓一引者）被学校命为研究院主任，学识浅薄，经验缺乏，实不克图。惟自审主任之职务，在上承校长，中与各方合作，措办研究院各种事务，并筹思未来之计划，总使教授、学生，能得最大量之便利，专心学问，指导研究，获益倍蓰，而研究院原来之目的得以实现，故亦愿竭绵薄，略尽供应之职，渴望后来之效，尤有进者。由上所言，本校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是以本校研究院今年开始，实在试验时期，一切尚待逐渐改良，所望国内名贤，以及各地好学深思之士，常赐教言，藉作指针，则本校之幸，研究院之幸也。”（《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②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见《傅斯年全集》第6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3页。

统学术讲求的是“通人之学”，书院教授方式似乎较新式学堂更能体现传统学术会通和合的精神^①——这大概也是曹云祥、吴宓、胡适等人的共识。

清华国学院之所以采用上述办学模式与管理体制，亦与当时筹备处主任吴宓有关。吴宓在哈佛时，曾受教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世所稔知，无须赘述。在此，有必要对白璧德的办学理念略作介绍。

白璧德一向关注大学教育，其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旨在力矫彼时美国教育之弊。如前所言，清华为留美预备学校，所用皆为美国的庚子赔款，而清华的几位台柱（如陈寅恪、赵元任包括吴宓本人）都有留美的经历，揆诸常理，国学研究院创办之初当援用美国大学制度。之所以不然，乃因新人文主义对美国之大学教育制度多有批判，在白璧德看来，美国的大学中，人文精神已遭遇到功利主义的侵蚀，不可遏止的专业化、商业化与工业化大潮席卷而来，必将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本乎此，白璧德极力反对专业化，反对读书为学的功利目的，而强调“学术的闲暇”或“高雅的业余者”^②，而这种理想于德国、美国的新型大学里已不复存，只可求诸于剑桥、牛津等校。尽管在剑桥、牛津，白璧德的这种理想也正日益遭到排斥。

应当说，白璧德的教育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

① 即以倡议新式学堂最力的梁氏而言，他在清末不但亲自参与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划，更身体力行，而其所标榜的不外乎就是分科设学的理念。但自民国以后，当教育系统中的学科体制逐渐确立时，梁氏却又回过头来向往旧日的书院形态，并曾一度打算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附近筹设一个类似书院的研究机构，在受邀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仍不时提到“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来“改善校中呆板的教育”。（梁启超讲，陆侃如、刘节合记《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收入《饮冰室文集》第15册第5页）

② 见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白璧德在该书第五章“文学与博士学位”中还指出：“在中世纪那个极端时期，人类精神……沉迷于超自然的梦幻中。现在，它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力图使自己和现象界合为一体。这种科学实证主义传播甚广，它使人与自然日趋同化，特别是对教育影响巨大，某些教育机构正成为科学大工厂。……今天的学生，往往把一切都当成文献考据，把文学、历史和宗教本身都变成‘一串故事’。没完没了地收集资料，可是面对这些材料却无法从中提炼出恒久的人类价值。……我们的大学亦因而陷入了文献学的独裁统治之下，现行学位制度，对好学深思之士毫无促进作用，只鼓励在研究工作中展示出娴熟该技术的人。……古代经典研究的德国化，不仅对经典本身是毁灭性的打击，就整个高等文化说，亦是一大灾难。”